

■纪念

怀念俊青

□翟泰丰

噩耗传来,犹如一声霹雳,令我轰然而栗,潸然泪下……

50年前俊秀、智慧、腼腆的杨俊青…… 20年前病中的杨俊青…… 10年前,走路不便,一只眼睛失明的杨俊青……

老天有眼,留给了他一只眼睛、一双手、一脑子智慧,在这10年里,他在沉重的病中挣扎、拼搏,创作了千余首诗作;在这10年里,我们曾合作了一册诗集,他写了百首自由诗体,我写了百首诗词;在这10年里,我写了《丁亥十年祭》《三十春秋赋》两卷长诗,他精心为两卷诗作审校;在这10年里,我们通信往来百余封……

一幕又一幕里的杨俊青,微笑、畅谈…… 一幕又一幕里的杨俊青,一条腿,一只眼,伏案校诗卷、伏案写书信,倾心诉说哀伤……

一幕又一幕里的杨俊青,在近两年时间里,病情恶化了,入住解放军陆军总医院,从院方领导和主治医生那里,我得知了他的不治之症,我只能一面恳请院方和医生多予关照,尽全力创奇迹,一面把医生的话埋在心底,不伤害本人与家人的信心,更不敢想象可怕的结果……

一幕又一幕里的杨俊青,在这两年里,我每次探视,都见他难于言表的哀伤与悲恸,在返回路途,只能忍泪哀叹!

一幕又一幕里的杨俊青,在这两年里,为致谢关照他的中医,在难以想象的重病之中,竟然写了一首激昂深情的报恩长诗,虽然手在颤抖,字不成形,似蒙文,似梵文,需费时辨认,然而他的诗情深沉,诗句倾心。他认真地请将稿交由侯燕伦同志转我,要我将诗以书法形式书写出来。此后侯燕伦同志又将其装裱,俊青亲自送致恩医,足可见他人为人的真诚。

这首诗是一颗滴血的心,用心做出的最后的吟唱。这首诗是拼搏的心,用诗与病魔做最后一搏。这首诗是虚弱而善良的心,以诗为天使,仰天长啸。

50年前,我们在同一个国防工厂相识。那是动乱的年代,我走出“牛棚”,重返工厂刚刚恢复的政治部,他在政治部宣传科,负责厂报厂刊的编辑工作。又在偶然的机会相遇,他同从事业余文艺创作的几位小青年一起专程来看望我。在当时环境下,我们相互只是寒暄了几句。在“史无前例”之前,工厂有京剧、评剧、话剧、管弦乐队等十多个业余演出团队,故而也就有了一支业余文艺创作的队伍。因为我也这个队伍里的一员,所以刚回政治部大家就自然而然地相互见面。那时我还不认识杨俊青,他还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二十多岁的小青年,但他文雅、少语而英俊的形象,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工厂的一切都在整顿、重建恢复之中,大约是一年之后,在刚刚恢复的工厂报刊上,我读到杨俊青的诗作,在此后的厂报上我还读过他的散文,从中读到了他对工人朴实、刚强品格的讴歌,领略了他的才智。后来,他的这些诗被收集在《钢魂》诗集里,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我们曾经就诗的创作,交谈得很知心。我感受到了他对诗歌创作痴迷的心跳。

此后,我调离了工厂,我们之间就没有了联系。直到1985年,我调到中央宣传部,我们才又一次相见,并得知他在北京市文联和《北京文艺》杂志社工作,虽相隔多年,相见却格外亲切,并对当时的文艺形势和文艺创作中的诸多问题交谈得很多、很融洽。此后,他送给我一套他创作的诗集(共六册),他的诗写童年、写故乡、写人物、写景色、写北京城……婉转构思,凝神运笔,抒发心志,如琢如磨,诗的语言清丽、典雅、柔美、端庄……

三

杨俊青是个很有才华的人,博学睿智,我们多次谈古论今,涉四书,论五经,读孔孟,论子集,涉《断竹》,论《五子》,讲《国风》,吟《离骚》,从《毛诗序》谈到刘勰,从康有为谈到鲁迅,从康德谈

到马克思,谈美学论中外。我们常谈得忘了吃饭,往往是到从机关下班谈到深夜,最后只能到和平门小吃店吃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刀削面,他能喝酒而且是海量,我虽能稍稍奉陪一时,却不敢陪伴至终。当年我的酒量最多不能超过四两,他却能喝一斤以上,我真是甘拜下风,所以我喝到二两就让他也罢休,但劝是无效的,他正在兴头上,手疾眼快,反而又给我斟满一杯,无可奈何,我只好喝了这杯酒,待他不留神时将酒杯藏起来,他也知道我不能再喝了,就很热情地又给我要来一瓶啤酒……

此人既文雅博学,又有太白诗仙的洒脱与浪漫,他既文质彬彬,又豪爽义气,他既疾恶如仇,又友善待人。

令我痛心的是,他第一次重病,我却毫不知情,一直忙于工作,甚至连一点信息都没有,待四五年后再见面时,他因脑血栓已是半残疾的人了,猛然见到他,我忍不住双眸遮泪,内心十分歉疚。但他坚持与病魔抗争,乐观相对,并玩笑道:“我这是跳伦巴舞”(因一条腿只能弯曲而行)。大家为他的乐观所感染,从此,大家就玩笑称他“伦巴儿”。时而聚会,他依旧畅饮。不久,他又患了青光眼眼疾,多方求医,最终左眼失明,然而他却依旧与命运抗争,争分夺秒地用一只眼、一只手,伏案工作,笔耕不辍,创作丰硕。这使我我不禁联想,著名诗人艾青在被打成“右派”送到北大荒时,由于长期住在阴冷的地窝棚里,又在阴暗灯光下读书写作,很快一只眼睛失明,急坏了他的爱人高瑛,到处求医,艾青却十分乐观地说:“不要急。上帝给了人两只眼睛,一只只是备用的,只要还有一只就够用了……”我看到了一只眼睛的两位诗人。离休以后,我与他的来往多了,常为他与命运搏斗的精神所感动,为他鸣不平,也为他的成就而吟唱。

从2004年到2008年的5年间,是我们来往最多、合作最多、欢笑最多、成果最多的友谊盛期。然而也往往有一种隐隐地为他担忧之情,所以每逢相聚,总是劝他少喝点酒,但在他高兴之际又难劝止……

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。2013年1月2日,他再次旧病复发,且是恶化,我多次奔赴医院,他哭,我落泪……从医生处得知他已在死神身边了……能有奇迹吗?再过去些时日,他又痴呆了,时而哭时而笑,一双手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不肯放开……至今,留在我脑子里的,依然是最后的这个镜头。

2015年3月28日8时,时间就这样定格了……俊青,我们永远是朋友。

一截铁轨穿过不老的光阴

□爱斐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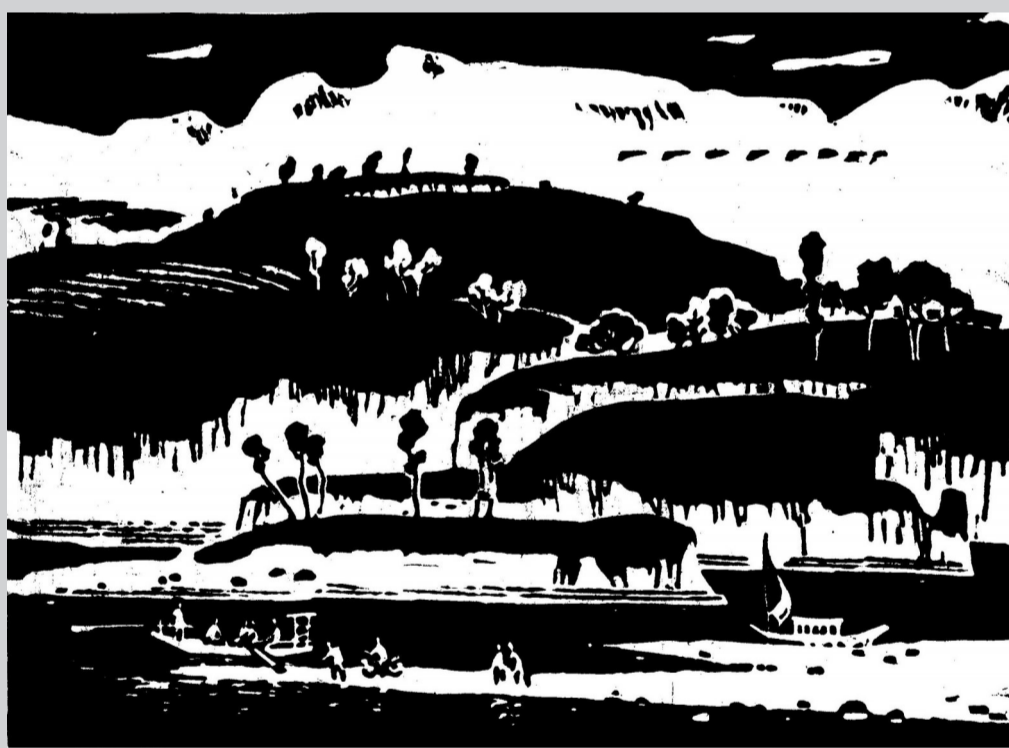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废墟上长出新生的事物,就像我喜欢沿着运河往南走,沿着一路的香樟树与一台沉默的火车头迎面相遇,相遇它百年的目光与铁锈。为此,我搬来半生的烟雨看它,就像三月搬来一场细雨看茶花,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怀旧。

我相信时光拥有覆盖的功能,它覆盖沙丘、卵石,也覆盖乱世与更替。我是被沧桑巨变洗礼过的人,有史书一样的顽固和认真,对一些消失和碎片,抱有坚定的信任和好感——无论是一台百岁高龄的火车头、半截已生锈的铁轨,还是一盏不再闪烁的信号灯。

天上,雨下得轻柔,地上,我看得惊心。只因它们正在陈列的喑哑与默哀,既冰冷如铁,也坚硬如铁。

我不能用声音唤它,它有不可透漏的秉性,包括它延伸的道路、岔口,它所过之处的风景。

我只能用指尖轻轻滑过它们的肌肤,我想以世间的体温感知它们曾经承载和照亮的事物,那些曾经紧握的手和告别的眼泪、那些劳累奔波和提篮叫卖的人们、那些搬来搬去的粮食和鱼虾、那些用来摧毁的炮弹和包扎的丝绸,那些照来攘往的事物,它们因何比一截钢铁和路基消失得更快?



渡口(版画) 莫测作



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15年 第四期要目 本期一家 中篇小说 散文随笔 诗西部 访谈与对话 论坛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

阳光 2015年第四期 (总第二百四十期) 社长:盛军 主编:徐迅 特别推荐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随笔 报告文学 阳光论坛 诗歌

文史杂咏 亲情人间 随笔 人生风景线 美的园林 群声同题 千字文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散文百家 2015年第四期要目

名家新作 诗三十五首:《他们》精选 实力诗人方阵 中国诗歌地理(辽宁辑) 散文诗·中国原创 古韵新声 品诗评潮